



亞利敘
說集
短篇小說



夏運利小說集
短篇小說

叙利亞短篇小說集

哈西布·阿里·卡亞里等著

季 青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РАССКАЗЫ СИРИ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敘利亞短篇小說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293 字数 80,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4 $\frac{5}{8}$ 插页 2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 0.39元

前 言

这本叙利亚短篇小说集,是根据俄文译本转译的,里面介绍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地区的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

叙利亚是世界最古的文化摇篮之一。早在六千多年以前,在亚洲西南部的这片土地上,就出现了人类文化的萌芽。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在这里建立了古代最大的奴隶制国家巴比伦和亚述;住在地中海沿岸,以经商为主的腓尼基人创造了最早的拼音文字。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后四世纪,叙利亚接受了希腊、罗马的文化,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法学家和建筑家,叙利亚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大马士革、巴士拉、佳拉什、帕尔迈拉等都是有着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以美丽闻名的城市。公元七世纪到十一世纪,叙利亚是阿拉伯帝国的一省;阿拉伯帝国极盛时期的倭美亚王朝,就定都在大马士革。从公元七世纪起到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叙利亚为止,九个世纪中,虽然经历了来自欧洲的

十字軍和来自东方的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侵略，叙利亚仍然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阿拉伯人創造的伊斯兰文化，是中世紀西亚、北非地区最先进的文化。在医学、数学、天文学、哲学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叙利亚这个时期的伟大詩人有穆坦納比、阿布·阿拉-馬阿里、阿尔-布赫图里等。从十六世紀开始，延續了四百年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国的統治，造成了叙利亚文化的衰微。直到十九世紀中叶，随着对土耳其的反抗，发生了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在爭取自由和独立的同时，要求恢复阿拉伯文化的繁荣。这就是阿拉伯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叙利亚，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阿吉布·伊斯罕、黎茲卡拉·哈松納等人的政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人民摆脱了土耳其的統治，可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却使叙利亚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从二十年代开始，叙利亚人民就展开了反对法国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这时候，出現了一批新的作家，他們受了十九世紀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利用新的文学体裁——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描写了人民反抗异族压迫的斗争，表达了人民对祖国自由解放的信心。这些作家中最有名的有奧馬尔·阿布-里沙、傅阿德·艾勒·沙艾布、伊利揚·德拉尼等。但是，由于资产階級頹废文学的影响，在叙利亚，同时也出現了一些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流派，歌頌来世、鼓吹脱离社会、脱离政

治的神秘主义。叙利亚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是在与这些反动文艺流派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叙利亚现实主义文学得到更大的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年12月，叙利亚、黎巴嫩“反法西斯斗争同盟”创办了一种政治文学综合杂志《道路》，领导这个刊物的是黎巴嫩著名的进步文艺批评家奥马·法胡里，团结在这个杂志周围的有阿拉伯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个杂志尖锐地揭露了希特勒纳粹分子和他们在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进行了反对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斗争，并且用很大的力量介绍了俄国和苏联文学，经常刊登苏联作家的短篇小说和政论，发表关于俄国古典作家的研究论文。俄国和苏联文学对叙利亚进步文学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政府向希特勒德国投降以后，英国乘机派兵占领了叙利亚。1943年8月，叙利亚人民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同年12月，叙利亚、黎巴嫩的代表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签订了协定，规定法国应于1944年1月将它在委任统治期间所行使的一切权力移交給叙利亚政府。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军队仍旧不肯撤退。1946年2月5日，叙、黎两国政府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由于苏联的有力支持，由于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英、法侵略军被迫于同年4月17日撤兵，叙利亚、黎巴嫩成为阿拉伯国

家中首先擺脫外国統治、获得完整的主权与独立的國家。自叙利亞独立的第二天起，帝國主義从沒有停止过策劃顛覆叙利亞民族政府的陰謀，但是這些陰謀終于被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叙利亞人民粉碎了。

獨立以后的叙利亞，在文學方面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湧現了大批青年作家。1951年成立了“叙利亞作家協會”，1954年加入了“阿拉伯作家協會”。“叙利亞作家協會”為了鼓勵創作，出版了一套青年作家的叢書，這本小說集中有許多短篇小說就是原譯者从這套叢書中選譯出來的。

这里收集的十八篇小說，从主題上来看，絕大部分都是描写人民反抗外国統治、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反映人民貧困絕望的生活的。

叙利亞在1920年被法國武力占領以后，人民始終沒有屈服，在1922年一年內就爆發了35次起義，1925年在德魯茲山区开始的局部事变發展成为全面的革命。法國軍隊对革命进行了血腥的鎮壓，經過了两年，起義終于失敗。但这次革命是叙利亞人民对法帝國主義一个严重的打击，使法帝國主義者不得不結束了对叙利亞的直接占領而和叙利亞民族主義政府进行協商。

本集中有許多小說，都反映了这次革命。哈西布·阿里·卡亞里的《历史的車輪是不会倒退的》中的主人公在英国、法國、以色列侵略埃及的日子里，回想起村子里

两位在起义中英勇牺牲的青年，使他更加相信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他的另一篇小说《尤素福·阿德·达巴斯》描写一个英俊的少年最初没有跟随两个哥哥去参加起义部队，但是周围人们的责难终于促使他拿起枪桿去找他的哥哥。“叙利亚作家协会”主席馬瓦希布·阿里·卡亚利的《白头巾》中，一个老农民讲述了当年法国军队蹂躏无辜平民的残酷史实，促使一个青年情愿忍饥挨饿也不愿为帝国主义服务。阿季尔·阿布·夏納巴的《起义軍到过我们家》是一篇很动人的小说，通过一个孩子的回忆说明了起义軍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穆拉德·西巴依的《第一顆火花》和伊利揚·德拉尼的《綠色的信号弹》描写两个年幼的女孩也尽自己的力量参加爭取祖国独立自由的斗争，孤儿法齐娜参加示威，抱着一块石头冲向侵略者的装甲車。苏炯德虽然年紀太小不能参加志愿軍，但是当她发现了間諜在大馬士革上空放出信号弹以后，她就勇敢地登上房頂去抓这个祖国的叛徒。

叙利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整个阿拉伯人民的斗争的一部分。这个集子里有两篇小说《战士的心》和《最后的一篇》，描写了突尼斯和伊拉克的革命战士。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长达四百年的統治，以及近三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奴役，使叙利亚的經濟遭受了严重的摧殘。叙利亚基本上是个农业国，而絕大部分土地又属

于封建地主，城市的工业也不很发达。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里，失业、饥饿、疾病、死亡，都在威胁着人民，反映人民这种悲惨命运的小说，在这里面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沙烏基·巴格达迪是叙利亚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曾經出席 1953 年布加勒斯特和 1955 年华沙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并且在 1955 年到我国来訪問过。他的短篇小说集《我們街上的人都咯血》是在 1954 年出版的，这里选了其中的两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尽管受尽了折磨，仍然不肯屈服，向往着美好的未来。納斯尔·阿德金·阿里·巴赫拉的《我不是要飯的》和哈西布·阿里·卡亚里的《喂，这儿擦皮鞋！》，都描写了城市中貧民的孩子不得不自己挑起生活的担子，但是仍然不能保证不挨饿。法齐赫·阿里·穆达利斯的《一株薄荷草》和《水車》都是写农村生活的，前者写一个农妇病倒了，地主老婆連一粒奎宁也不肯給，农妇的女儿只得到河边去摘薄荷，最后竟淹死在河里；后一篇写一个农夫在給地主干活时跌在井里淹死了，可是村长却不肯給农民的老婆发証明书領撫卹金，有病的农妇得不到医疗，終于不治而死。这两篇小说揭露了封建剝削的惊人的殘酷。

短篇小说在阿拉伯文学中，是近代才开始出現的新形式。从这本集子里的許多作品中，我們看到叙利亚的作家們很熟練地运用这种文学形式从各个角度来反映生

活。許多小說都是用第一人稱寫的，作者自己也在其中活動，使讀者覺得格外親切。

現在敘利亞已與埃及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敘利亞人民雖然掙脫了法國的殖民主義的鎖鏈，但要建設一個富強的民主自由的國家，還必須克服殖民主義統治所遺留下來的許多困難與障礙。這些描寫敘利亞的昨天的小說將幫助我國讀者更深刻地了解敘利亞人民今天所要走的道路。

編 者 1959年8月

統一書号: 10019·1293

定 价: 0.39 元

目 次

前言·····	1
---------	---

哈西布·阿里·卡亚里

历史的車輪是不会倒退的!·····	1
-------------------	---

尤素福·阿德·达巴斯·····	7
-----------------	---

貧寒証·····	13
----------	----

喂,这兒擦皮鞋!·····	22
---------------	----

馬瓦希布·阿里·卡亚利

白頭巾·····	28
----------	----

女鄰居·····	41
----------	----

沙烏基·巴格达迪

我們街上的人都咯血·····	50
----------------	----

一个人在城市里的遭遇·····	59
-----------------	----

阿季尔·阿布·夏納巴

这件事发生在大馬士革·····	67
-----------------	----

起义軍到过我們家·····	76
---------------	----

哈謝姆·明納

最后的一篇.....85

穆拉德·西巴依

第一顆火花.....92

烏依達特·沙卡基尼

戰士的心.....98

兩個妻子.....104

法齊赫·阿里·穆達利斯

一株薄荷草.....111

水車.....119

伊利揚·德拉尼

綠色的信號彈.....129

納斯爾·阿德金·阿里·巴赫拉

我不是要飯的!.....135

歷史的車輪是不会倒退的！

哈西布·阿里·卡亞里

我的客人在室內徘徊良久，然後走到窗前，悠閒地向街上看了一眼，好象在回答自己思想中的問題似地低聲說道：“要我們怎麼樣？歷史的車輪是永遠不會倒退的！”

干燥而刺骨的白雪不時扑打在玻璃窗上。光禿禿的樹枝在皚皚白雪的襯托下黑黝黝地向上伸展着，象是在苦悶地乞求着什麼。

遠方聳立着的高大房屋，同地平綫匯合在一起。莫斯科上空籠罩着煙霧，不時變換着顏色，一会儿黑色，一会儿灰色，一会儿藍色。空氣中瀰漫着一種憂愁的氣氛。從上一層樓上傳來了手風琴聲。

“假如倒退了昵，該怎麼辦？”我低聲問道。

“它也許會停下來，”客人說道，“甚至可能稍微向后退一下，但終歸會向前轉動的。”

我的這位年青朋友，體格健壯，他那雙微微向上吊的藍眼睛中常常露出一種疑惑不解的神情，象孩子一樣。他每天早上到我這兒來告訴我最新的消息，因為我沒有无

綫电收音机。他講的时候，語气非常沉着，好象世界上沒有难解决的事。在他看来，文明世界的罪恶和不公平的現象，有如疟疾一般——只要消一次毒，疟疾病原菌就会全部死亡。这位青年的論断很合我心意，但我經常和他爭辯。我大概是习惯了这么做。这种习惯是在大学哲学系讀書的时候就养成的，不过，也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喜欢別人夸夸其談。在政治方面，只有独創性的东西才使我感觉兴趣，因为那才是艺术，好比造型优美、整体和細節都經過了精密計算的高大建筑物。

但是那一天我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既不想爭辯也不想談話。我觉得彷彿有一个和我无亲无故的陌生人窃据了我的躯体。

我的朋友在两天前告訴我：以色列侵犯了埃及国境，而今天又告訴我新的消息：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轰炸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塞得港，用两百艘軍艦和一千多架飞机的毁灭性的火力对付埃及。

而埃及呢，单独对付他們大家……开罗电台緘默了。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脑子好象瘫痪了。但是我在努力地思考，竭力迫使它工作，而且我居然做到了这一点——我的思想突破了時間界限，瘋狂地奔驰起来。我看見古罗^①站在薩

① 古罗，是1920—1922年法国統治敘利亞时期的高级專員。

拉赫·阿德-丁^①的墓旁幸災乐禍地說：“瞧，我們回来了吧！”

我彷彿看到了尤乃斯·阿里·扎巴斯，这个寬肩膀、高个子、浓眉毛的青年，头上扎着稍微偏向左边的头巾，头巾上繖帶的絲總曾挑动过我們全村姑娘們的心。

“尤乃斯，法国人侵占了阿勒頗，正往我們这儿来！怎么办？”他的弟弟惊慌地問道。

尤乃斯沒有回答，他立即拿起步枪就跑进山里去了。人們再看到他时，他已被縛在离打谷場不远的一棵大橄欖樹上。在他前面站着十二名法国兵，枪口对着他的胸膛。他們甚至沒給尤乃斯把眼睛蒙上。而他呢，美丽英勇的青年，昂然不屈地站在那里象岩石一样屹立不动。

这时听到了一陣鉄鏈声，又出現了一队法国兵。他們也带来一个青年，把他綁在旁边另一棵樹上。尤乃斯轉过头来看看难友，可是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弟弟穆斯塔法……

法国人明白了，象这样的人我們这里是很多的，于是他們就盲目地向村子射击起来了。这事发生在我刚刚出生的日子里。我十六岁的时候，法国占領者把我投入監獄，只是因为学生在遊行示威时我喊了一声：“自由万岁！”

扎巴斯弟兄綁在上面就义的那两棵橄欖樹，直到現

^① 薩拉赫·阿德-丁（1138—1193）敘利亞名將，曾經打敗過德國腓得列·巴巴勞薩和英國“獅心王”理查一世率領的第三次十字軍。